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影印

第三版卷頭言

編者

論戰專號第一輯 出版僅十日就已銷盡兩版，
這使我們如何的得到意外的鼓勵與歡欣！

現在已不是單純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式的農民暴動可以奪取統治權的時代。

同時現在也不是焚書坑儒獨夫專暴式的統治可以鎮壓革命的時代。

現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經碰壁，而革命的潛力又不可以消泯於暴力的鎮壓之下，正需要正確的革命理論指導正確的革命的新途徑的時候。“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名言指出了“革命理論”在這革命茫無前途的時候是如何地重要！

要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個先決問題應

當解答：“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這個問題得了解決，正確的革命前途的探索，就不費多大氣力了。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是對於這問題的各方面的試解。就‘問題重要’這一點，已經夠博得多量的讀者而無疑。

在這一輯中，共計十三篇文字。其中‘立’的也有，‘破’的也有；代表組織的意見也有，書齋中個人探索而得的‘試解’也有。總之，凡一兩年來曾經參加這論爭的無不有，還有幾種沒有發現過的意見可以給讀者在這裏發現。

在過去，這個論爭為幾個‘幫口’所壟斷，自然，某一集團的刊物沒有發表他人意見的義務，於是許多無幫口的‘試解’，只好“讓蟲鼠去批判”。在這一輯中不少的‘讓蟲鼠去批判’的意見公開給讀者去批判。這也許是這一輯在十天內銷行兩版的理由吧？

我們希望這論戰不是無結論的爭辯，所以要
求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對這問題努力試解的
誠意。

希望論戰的各方，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
主觀決定客觀，去思考，去求證，去試解，去寫作。

希望讀者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主觀決
定客觀去讀，去了解，去批判。

“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
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
許多不同的意見”。（拙著序幕）讀者要接受或反對
這許多不同的意見，必得先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
識中去切實理解其試解的意義，然後跳出其階級
意識的牢籠之外，加以純客觀的體認，然後才不虛
讀，然後才可得到有價值的批判。當第三版付印之
時，謹以此義貢獻於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

日本田中忠夫先生等正收此輯提要介紹於彼

邦，還有幾個日本朋友準備全譯以餉其邦人，我們很盼望這個論戰能夠從國內的擴大到國際的。這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有熱誠者的幫助。

還有一點附告：最後附錄的通信是本輯出版以後，得到讀者的意見及編者的答覆在讀書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發表的，爲着讀者的便利，再附刊於此。最後有兩封信是第六期上所沒有的。

一九三一，十一，十二。

還有一點聲明：很抱歉的，因爲編者生活的無秩序，和印刷上的攔延，以致本誌亦犯了一般雜誌的毛病——脫期，我們在兩三期內務必設法趕上，庶幾對得住讀者。

讀書雜誌

第四五期合刊

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

- 第三版卷頭言……………編者
-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王禮錫
- 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朱新繁
- 在“戰場”上所發見的“行尸走肉”……殷靈峯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偉章
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鏡 園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	陳邦國
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劉夢雲
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敘述	熊得山
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	朱伯康
中國社會史短論	王宜昌
封建制度論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的殒落	戴行輅
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 想的反映’的質疑	周紹濤
編者的話	記 者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出版以後—— 通信十一則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

王禮錫

一

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着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任何階級的學者爲着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

普羅利塔利亞學者固然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自第三國際的盲動政策碰頭以來，對於這個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現在四分五裂的各派，正各自提出一個見解在各種公開

的或祕密的刊物上刀鎗相見。就像馬玉夫爲脫離幹部派加入反對派時發表的一封給他們全黨黨員的信就有這樣的話：“我和史大林派中央及其下級執行者所爭論的主要的是如下幾個問題：‘一，中國現在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經過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的中國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見中國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不同。所以馬玉夫在所提出的七個爭論的問題中，首先便要求對於這個疑問的解答。

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很熱烈的辯爭，在前進與新生命上，很早就發表過陶希聖公孫愈之梅思平諸人的意見。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的申報對於這個問題竟有長篇的時評，或許有人認爲是一個意外的奇蹟。其實這不過表示這問題的嚴重化與普遍化，使布爾喬亞代言的報紙，也感到對於這問題的重要，以爲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皆如‘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果，亦將終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並且向中國經濟學社提出了下面的六

個根本問題：

- 一，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及其前途
- 二，資本主義之整個性
- 三，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聯
- 四，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
- 五，中國經濟之特質
- 六，中國往何處去

這問題已經成為如何的嚴重與普遍，老邁與遲鈍到申報都已經感到，而且感到得很深刻了！

本來，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要理解中國一切精神文化的結構，必須澈底的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整個社會，決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礎，然後能把握其整個。

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必須從流動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專作無機物的靜的分析。從流動中去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從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闡明其規律性並攝住其特殊性。

為什麼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

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

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

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

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與封建勢力是不是存在。

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的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

這樣，就算很簡單的說明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怎樣的被暴露呢？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自一個可怖的事實的礁石，打轉了這不可一世的理

想的潮頭，於是捲起了失望與懷疑的漩渦。‘我們的動向是錯誤了嗎’？這個問題便在一般革命的人們的腦子裏旋轉。‘帝國主義根本不足以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根本就沒有封建勢力’。在革命時代噤若寒蟬的學者也就很武斷而有力地發表他的極端的反對的論調。這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觀——的人，沉入於更深刻的思考，從行動動向的懷疑，而考察社會的動向；從社會的動向，而考察社會的本質；從社會的本質，而就流動中考察社會的史的生成。堅認其行動的絕無錯誤者，亦從這步驟與方法去作他們的辯護。

於是，中國社會史的問題，遂逼着各階級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牠以鬥爭的姿態在思想的戰場上出現。

二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是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鎗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

濟的變革上是什麼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科學已成為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為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真理為研究的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為研究的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為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五四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的武士——科學，自然披掛着全副武裝——形式邏輯——出現於思想的戰場，來掃蕩封建的魂魄——玄學鬼。封建的屍體早已僅僅剩下些殘骸，而封建意識便成了無所依歸的野鬼，其脆弱自不禁科學的一擊。所以這

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一方是封建殘餘勢力，一方是新興資本主義勢力。

當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際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恰恰與資本主義國際相對立的國際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中國社會本身的變革亦正在這車輪中旋轉，爲着兩個外力的加入，而這變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爲要辯護自己階級的前途，便對於中國社會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

因此，這個問題是由世界革命，中國革命而發生，其論定亦將影響於中國革命乃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而其力量則不但調動廣大的各階級的鬥士，並且調動世界的革命理論家參加這個戰鬥。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論戰！

但是，這個論戰是不像人生觀論戰的容易得着結論的。地球不是方而是圓的，不是日出於扶桑沒於若木，而是地球繞日，是已有科學的證明；輕二養一化合成水，這也是可以當面實證，誰都不會加以懷疑的。但是關於中國經濟的統計是缺乏得很。而所有的統計，又得估量他的可靠的成分；研究近代的東西幾乎要像研究古代的東西一樣去做一番辨僞

的考據工夫。即使是可靠，而對於材料所得到的認識又各自不同。像任曙在他所著的中國經濟研究引了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數字上告訴我們輪船多於帆船，並且輪船逐漸加多，帆船逐次減少。他的認識是‘帆船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帆船是封建的表徵，輪船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然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的結論。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却對於這個統計得出不同的認識。他很俏皮地說：‘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其實，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

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的趨勢’。這是這論戰不容得着結論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就歷史的開始已經把握不住端倪，有以為和歐洲的情形一樣，有以為‘與水門爭’應當寫在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其發展也很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着歷史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為什麼原因？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藉外力走上工業資本的階段，換句話說，中國是不是自己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發展？這些都是現在爭論着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對於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東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着多少人們。

此外還有許多麻煩：像歷史的浩繁與蕪雜，現在經濟的多層，不容易找出其領導的生產力等等，都是阻礙着這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的原因。

三

像這樣嚴重，繁雜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勵思想

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分為若干問題，每人或每組對於其中的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負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審查，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組織與問題的試解的責任，然後由大家加以細密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免除‘流於空疏’的毛病。這樣思想研究的合作組織，到處可以有，尤其在學校裏面最方便於這樣的組織。

從前梁任公述他自己讀書的經驗，‘爲著作而讀書，則分外感到興趣’。爲究研問題而讀書，其興趣自然又更甚於爲著作而讀書。若爲着要解決個人行動的方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社會的動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世界的動向問題，那會更如何的迫切地緊張地實際地去讀書！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的研究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於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欣。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利起見，有系統的爲這個研究的對象提出許多問題，也許可爲研究這問題者的一個幫助吧！